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劉　璔

西晉文紀卷十二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十二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沈靜寡欲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累徵不就

辭聘書武帝下詔敦聘謐自稱草莽臣上疏

臣以尩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為羣陛下披榛採蘭幷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

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蓄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於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麱糅之彫胡肩夫錦衣不稱

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晉書

三都賦序文選載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茍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没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寖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

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

常産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内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

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紐五

臣作貫

高士傳序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

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三代秦漢逮乎魏興受命其中賢之主未嘗不聘巖穴之隱追遯世之高是以易著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録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謐採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

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録也今刻高士傳序有逸據太平御覽補○著一作有

玄守論謐有高尚之志唯以著述為務或勸謐修名廣交作玄守論

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

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彊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廻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

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則我道至矣一作至全

釋勸論謐時魏郡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鄉親勸令應命為釋勸論以通志焉

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為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

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為慮余謂上有寛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

賔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盖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黄鍾次序律吕分形是以春華發蕚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濵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黄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

此而不伸令子以英茂之才遊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禄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已之會時濟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硜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摇昬廻則天位正五教班敘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違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

命並臻饑不待餐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好恚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頹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為貴臣不亦

茂哉而忽金帛之輝曜忘青紫之班瞵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掩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禄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

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横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没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虚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説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刧於田榮顔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歟若乃

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内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

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顔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内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虚寂以寄

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沉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黄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摰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

求絶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徵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篤終論

玄晏先生以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於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

惡不可逃避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

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剣臂捋金鐶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

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絶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猶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絶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

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大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遽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蹟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

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没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辛曠傅咸答辛曠詩序引尚書左丞事

與皇甫謐書謐有高尚之志詔徵為太子中庶子議郎召補著作並不應曠與謐

書謚

答

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興聖治故力牧佐黄而涿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菑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主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之神軀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

其聽巖穴出其隱四門啟其朦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才在官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鶴萬國黎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固執沖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沽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為懼而臨川者之所懐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廻羽儀於皇京順震驚而翔撫奮六翮于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往之夷

塗紹不世之洪勲同先哲之丕模使瞻仰者所以欵藉之美也希詩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惟蒙采覽

又

伏惟先生黄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儒林之首含先烈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已盛矣曠以不敏慼佩厚惠願附驥尾撫麈而游諮覩未因西望延企

皇甫謐答辛曠書

闈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想之積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款篤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抱佩至眷銘乎心膂且箕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将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寛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

劣僡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為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栖鳳聞命悚灼如蹈春冰非茍崇謙實懼隕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並藝文類聚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累遷雍州刺史

武帝詔策賢良泰始中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以對策上第拜議郎

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

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没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兹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

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菑害屢作邊甿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

對策

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

致身於闕庭亦僶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

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刋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兹臣以為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葢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

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静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争競争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静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釁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静雖曰髙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内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

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為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絶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

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殭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汙穢狼藉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

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

刋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内侵菑青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皐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徳而安服惡者畏懼而

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菑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畆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若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

臣懼不足也若汝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

與魏舒書舒領司徒有頃即真以年老每稱疾遜位暫起署襄州中正尋又稱疾詵時為尚書左丞與舒書舒稱疾如初

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惟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廻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

並晉書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歷尚書郎趙王倫為相請為記室辭疾罷歸

玄居釋 晳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

束晳閒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賛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内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詠白水之詩今先生躭道修藝嶷然山峙潛

朗通徹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瑯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横擢則林藪之彦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沉鰌徒屈蟠於坞井眄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身困

夫何為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譏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挌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為梏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餐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

余志昔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蠍蛤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羣而恥為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志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

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隆峥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過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毁名自汙或不食其禄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揚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静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氂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禄可

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盖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廻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烏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

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輿玄爐為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薙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緌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廣農議 張華為司空以晳為賊曹屬時欲廣農晳上議

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霡霂之潤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甽於原隰勤藨蔉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

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
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
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
其境内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
猶多田諸菀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
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
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
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

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騂駓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亭涔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謡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兖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

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内寛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並晉書

高禖壇石議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破為二段詔書問置此石來幾時出何經典

今應復不博士議祀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無可改造說高辛氏有簡狄吞卵之詳今此石有吞卵之象蓋俗說所為而史籍無記可但收聚復於舊處而已太常以為吞卵之言蓋是逸俗之失義因今毀破便宜廢除下四府博士議賊曹屬束晳議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置石如舊

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不可然按郊祀志秦漢不祀高禖漢武帝五子傳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禖其事未之能審許慎五經異說云山陽民祭皆以石為主然則石之為主由來尚矣祭禮龜策祭器弊則

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破石積之故處於禮無依於事不肅愚所未安也太平御覽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

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為詁訓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

又議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猶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

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束晳議

按風伯之名所由來逺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盖亦簡易而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由避諱宜如舊稱

杜氏通典

薦王璞奏書鈔

郡吏王璞初入朝唯冀聖鑒垂采知其絶常耳其可使

當戶牖之對意三公氣萬乘也書鈔引集云員外侍郎皆帝室茂親貴游子弟

答汲冢竹書難釋書

其後子夏仲尼之徒傳業西河人疑其聖初學記○書鈔載謝公曹

戕忝私前主竊任朝右

補亡詩序文選

序曰晳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弔蕭孟恩文

東海蕭惠孟恩者父昔為御史與晢先君同僚孟恩及

晳日夕同遊分義蚤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血胤時有伯母從兄之憂未得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魂并修薄奠其文曰舊友人陽平束晳謹請同業生李察奉脯修一束麥精一器以致祠于處士蕭生之墓曰嗚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邪亡邪莫之能測敬薦薄饋魂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

弔衛巨山文

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公及公四子三

孫公世子黄門郎巨山與晳有交好時自本郡來赴其喪作弔文一篇以告其柩曰同志舊友陽平束晳頃聞飛虎肆暴竊矯皇制禍集于子宗祊幾滅越自冀方来赴来謁遥望子第銘旌蕤立既闕子庭其殯盈十徘徊感動載號載泣歔欷升堦子不我揖引袂受袪子不我執魂兮魂兮於焉栖集並太平御覽

東晳集藝文

薄冰凝池非登廟之寳霖露垂林非綴冕之飾必將採

素壁於層山探圓珠於重泉也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歴中書郎平原相

武帝策問种察孝廉為公府掾是時西虜内侵菑眚屢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太保何曾舉种

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于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櫝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

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

對策

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

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

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

又問戎蠻猾夏對

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玁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来夷虜内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今醜虜内居與

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徼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收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

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遁汝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已過太半矣夫虚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曁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遁一作迹

又問咎徴作見對

陰陽否泰六沴之菑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菑消眚也

又問經化之務對

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賞其能威以懲其縻此先王所以保

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康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康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凋弊人失其性雖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

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兹

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

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

之也賢人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効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已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内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惟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洛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

武帝庭詔時秤與郤詵俱居上第除尚書郎武言對者因緣假託帝更延羣士庭問

科策奏帝親覽擢為第一轉中書郎

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蓄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

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

對策

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邮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為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彞倫攸敘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為菑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

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為菑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敘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静人勸嗇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著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

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故一作又○並晉書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歷太子僕散騎常侍

抵疑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

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朞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若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

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隷負俗懐譏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寳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廻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廼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

子所以褎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祗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闚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

不能拔羣出萃卻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
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遥以養生不知之者則
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
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
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
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悦出入
崎傾逐巧黠妍嘔喁辨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
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

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静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苖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悳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曽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岀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

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黄幄玉階之内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説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勢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甦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

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縉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胄弘風長轡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誥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

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脐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

食而肴乾令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静以寡交為愼

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

不私愧彼在位者㫖稷契咎益伊吕周召之倫叔豹仲

熊之儔稽古則踰黄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

桓文之勲抵拟管仲蹉跎晏嬰其遠則欲升嘐湖近則

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虚仡爾養

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躃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慾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

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迋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廞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内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劒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鈆刀不能入泥騏驥騄驊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畝百

鍊之鑑别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横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干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傅説

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湯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佯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絀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

昆弟誥湛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優游多暇作昆弟誥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瑫謨緫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

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啟土宇以大綜厥勲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祇服哲命欽明文思

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序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兹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謚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稾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

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敵智弈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惟予躬是懼寔令蹟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惟令蹟是畏寔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亂齒則

受厥教于書學不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祗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實母氏是憑予其為政蕞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

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瑫厥清粹平理謨茂哉儁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曁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

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
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迪改惟沖子是
賴予覩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
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
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
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
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沖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
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

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惰於勤厥故
惟新湛曰俞瑫亦昌言瑫曰俞滋敬于已不滋敬于巳
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
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
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内
取諸内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
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禄周
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内外康哉皆拜曰欽

哉（並晉書）

張平子碑

河間諱衡字平子南陽此縣人也體德純和秉行孝友加以俊才命世英識秀達崔子玉為之（下闕）造化高才瑋藝與神合契君子以為褒然聞之風聲至於仕乎史官算二儀之數研陰陽之理日月（下闕二字）致巧渾儀有極深探賾之思數往知来之驗此崔生所以發德音也若夫好學博古貫綜謨籍墳典丘索之流經禮訓詁之載百

家九流之辯詩賦雅頌之辭金匱玉板之典讖契圖緯之文音樂書畫之藝方技博奕之巧自洪範彝倫以逮于若郟子之所習介盧之所識者罔不該羅其情原始要終故能學為人英文為辭宗紹羲和之顯蹟系相如之遐風向若生於春秋之間游乎闕里之堂將同貫宰貢齊衡游夏豈值取足於身中垂名於一涂哉是以先生恒屈於不知巳仕居下位再為史官而發應間之論時不容道遂輿思玄之賦爰登侍中則黨言允諧出相

河間則黎民時雍庸渠限其所至哉若夫巡狩誥頌所以敷陳主德二京南都所以贊美畿輦者與雅頌爭流英英乎其有味與若又造事屬辭因物興闕下筆流藻潛思發義文無擇辭言必華麗自屬文之士未有如先生之善選言者也南陽相夏侯湛自涉境以經行諸邑每縣洛其故老訪其先賢有兆者表其墓經墳者揖其魂涂出魯陽行次西鄂盼孤山而頌闕英歷茲邑而懷夫子暨路過塋域止駕衢首覩封樹之蕭條覲高碑之

稱美於是慨然永思愴爾長懷若死者可起吾其與歸乃延邑宰而問之曰昔武王入殷封比干之壠高祖經魏酬信陵之墓此聖賢之所以禮忠旌能甄表明德也有可以優其肖嗣者禮其在是而世冑絶紹支庶無聞於是乃翦其墟落寵其宗人使奉其四時獻其粢盛遂糾集舊蹟攝載新懐而書之碑側以闡美抒思焉其頌曰

奕奕張生秉德淑清研深綜理思俊才英實掌天地幽

賛神明冠囊興美傾漢流聲匪唯天象亦垂人文有炳其猶有爍其新仰鑒遺籍馳心哲人殊世投好百載交神奉命南邦行岀爾涂闕及隧首輟駕前衢徘徊崇碑逍遥故墟企仰罔瞻長懐焉如昔在先賢唯德作友右而無死願言攜手世則茲泯道乃闕二字在珠詠隨于壁稱和戢寶無彫人壽幾何望兼京壹思踰竢河右張平子碑晉

南陽相夏侯湛作水經云西鄂縣有平子墓墓東有碑文字悉是篆崔瑗之辭也盛弘之郭仲産並云夏侯孝若為郡薄其文復刊碑○隸釋云碑以值為直讜為黨條為篠

辛憲英傳　憲英衛尉辛毗女適太常泰山羊耽生子敞嗣侯爵外孫夏侯湛為其傳

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

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

為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儆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儆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

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不好華麗子琇上夫人䌊子帔緣以錦不肯服從外孫胡母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反卧之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魏志注末據御覽補

虞舜贊

有虞愔愔揖讓鼓琴垂拱臨民詠彼南音世澄道玄天下混心民思王度如玉如金

顏子賛

知彰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希

閔子騫賛

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干禄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管仲像賛

堂堂管生志存興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苞辱遠害思

濟彝倫心寄鮑子勲成生民

鮑叔像賛

鮑子愔愔式昭德音綢繆敬叔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欽

左丘明賛

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逃難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范蠡賛

悠悠范子求仁在已進報危國退弘妙理身與勲偕名與身否逸羣遠遊永齊終始

魯仲連賛

峩峩先生有邈其節流仁憂亂抗道自潔隨事抑揚與時開闔在幽能泰處悶惟悦

莊周賛

邁邁莊周超世獨遊遁時放言齊物絶尤垂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並藝文類聚　○超一作騰

東方朔畫賛并序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蹟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

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算幽賛以知来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隂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髙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嘘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蜕

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

和而不同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兹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徳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進亦五臣作進不樂在作在樂

夏侯稱及榮序世語夏侯淵第三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為其序

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

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

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羊秉敘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相讃悼簡文帝曰夏侯湛作羊秉序極可想

秉字長達泰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齔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

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仕叅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産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没有子産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慼歟並世說注

周詩序

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西晉文紀卷十二